皇明嘉隆疏抄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李廷相謹

奏為獻愚忠以惜財費事仰惟

皇上頃因　慈孝獻皇后梓宮南附　顯陵即下南

巡之命意欲恭詣　陵下另卜吉兆此固

皇上大孝之心純篤深至雖書籍所載自古帝王之

純孝何以加焉但臣等區區愚見有終不敢默

然者敢為

陛下披瀝陳之

皇上之南巡有不可必行者五有不可不知者一其

一　梓宮在殯朝夕　上食雖付托有人而我

皇上遠去數千里外其純孝之心終恐不能一日恝

然而已其二臣等常備員扈從　山陵每見
皇上聖體冲粹少有過勞輒便咳嗽況今遠去數千
里外雖侍衛有人而間關途路淹歷月日
御膳稍有愆期或為霾霧所感或為風沙所觸當此
之時欲進不能欲退不可不知何以處之其二
皇太子監國春秋尚幼雖內外付托得人但我
皇上之心未免旦夕憂繫其四自北直隸河南直抵
湖廣三省地方去歲以來災傷重大人民饑窘
甚至相食以苟活旦夕其壯者又皆聚而為盜
千百成群聞傳西平鄢陵地方皆被攻劫撫按
官未曾奏報所以

陛下尚未之聞也況　大駕遠臨供應不貲雖本部
差官畧爲協濟終恐悮事其五北虜自數年以
來頗爲驕肆窺我邊鄙虜我人民邊臣恐懼幸
而無事近日京中朶顏等衛夷人亦頗縱橫去
冬以來亦往往失事雖撫鎮等官降級革職以
示懲戒而腹裏之患亦不可不爲之防也
大駕遠出北虜聞之安保其不跳梁乎其一有不可
不知者自我　成祖定鼎燕都即設太倉銀庫
貯收天下之財以供軍國之用
皇上入繼大統尚有四百餘萬頗爲充溢今各邊奏
討無虛日該部借支無止期　大駕遠去支費

又不下百餘萬兩即太倉所貯亦不過百餘萬
兩而已萬一遠方有警不知將何以應之臣私
相謀惟雖有心計如唐劉晏百輩亦恐無以善
其後此今日之國用
聖天子所宜急知者也臣等職司邦計日夜憂惶計無
所出犬馬愚忠竊敢陳獻以　聞伏願
陛下少寬鈇鉞之誅特賜採納豈但臣等之幸寔生
民之幸
宗社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諭他奏了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王治等謹
題爲乞　慎行幸以調適
聖躬以慰群情聽仰事近聞
皇上欲幸上林苑海子　九重邃密未敢遽信昨見
閣臣具題請止未蒙　俯從乃知
聖心果欲有此一行臣等待罪言職豈敢終默哉竊
惟
皇上前日躬詣　山陵所以展永慕之誠慰
祖宗之靈教天下萬世以孝敬之道其事有名其意
甚美大小臣工將順之不暇豈敢諫止今海子
之行比之前日事體不同在所當止况

乘輿旋軫未久若復輕出慮煩 起居雖曰弛張遊息人情之常但 人主動靜關係甚大一出入之可否人心以之為向背史筆據之為紀錄若無事而行似非所以示觀法而延

聖睿也況 法宮苑籞景象備有靜處燕閒

聖懷自豫似不宜輕出遠遊衝冒風露然後為樂也垂堂之諭萬望

加察又況山川風景前日之行已洞然於

聖心矣天下奇觀不過如是人間天上烏有加於禁籞者哉臣等雖未嘗一至海子要之特[illegible]池臺榭之景物耳較之 法宮之壯麗清勝[illegible]

絕固不必往也伏望

聖明俯納群言止此行幸上以調適

聖躬下以慰答臣民之望實天下之大福也萬世之

偉觀也臣等無任悚懼懇望之至

隆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給事中臣鄧繼曾謹
題為乞審 綸音以光
聖治事臣待罪諫垣職司出納近來 中旨多戾
皇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撮其最大如悅邪說之媚
已則 勑賜褒俞惡師保之抗言則漸將放黜
目覩出涕口誦吞聲臣切惟 中旨之出臣工
之所稟令天下之所作式九夷八蠻之所視以
為向背垂之萬世又所據以考治亂之迹者故
祖宗以來凡有 批答以及傳奉俱
命司禮監官送下 内閣議擬陳 覽有裨治理然
後施行豈

祖宗之聖學乾斷有所不足耶蓋謂天下之事必求合天下之公理而後行之所以慮獨見之或偏抑亦防矯偽者之假托也故百餘年泰治日居多雖間有横政者出入不能以禍天下時如正德可謂極敝矣尚未有如今日之

旨可駭可歎者

陛下聰明天與聖敬日躋其法　祖畏

天之心知人安民之事必能乾乾不息何至有可駭可歎之　旨如今日者哉左右群小耳不知書身未練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是故言出無稽事從繆理一至於此夫若輩惟知假此以求富

貴耳豈知　綸音係臣工之喜懼關天下之盛
衰為夷狄之向背垂萬世之典則也哉頃者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不信仁賢而信
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臣願
陛下孰思臣言遠圖治道凡有　批荅
旨意及傳奉事理一以　祖宗為法仍
命司禮監官送下　內閣據理度時明白條上請自
聖裁然後出其前
旨已出不可以示天下萬世者若果出自
聖翰亟宜收回勿吝改過如左右群小為之尤望速
加顯戮以戒憸人則

天地明格災異自伏
祖宗默相嗣王早成而嘉靖之治不愧名稱矣
嘉靖三年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這厮好生輕率言詞忤慢著錦衣衛拏送鎮撫
司打著問明来說

刑科給事中臣劉世揚謹

題為重刑斷慎

綸音以圖長治久安事昨者　清寧宮前門長隨付

恭為已故太監郭昇姪郭洪奏乞錦衣衛百戶

援已故太監楊聰姪楊倫為例

陛下不察即允其請洪遂得濫厠錦衣衛百戶兵科

給事中裴紹宗舉以為言則得

旨已有旨了此

陛下牽制因循聽命左右靡　祖宗之舊隳

國家之法

陛下固非不知其失而諉之　成命不可復易然則

曷不於未有旨之先而慎之邪夫趙雲丘麟楊倫俱冒錦衣衛官秩言官亦累言之

陛下即一誤與一不聽一不改再則知且慎而改之矣數月之間而何乃至再至三至四邪他日

陛下安得而禁之臣等又安得而言之詩刺倖人亦紱書戒衣裳在笥晉文公以趙衰守原論者謂守鉏得士而議出寺人則是豎戕賢失政之害令錦衣親軍近侍官員例以乞若人刖之又出若人請之異日獨且謂

陛下何哉夫革 先朝乞陞之人今則復容其乞陞貽 先朝交結紊亂之黨今則復聽其紊亂此

臣所大未解也臣觀邇來國事日非公卿諫

臣百執事論諍日切而天聽日厭

聖心日暌正恐事日益非論諍日益多將至若潰川

不可復救左右制命政在多門

陛下若綴旒不得舉手群臣偷閑不任事則一變而

為武宗之世不難也煉石不足以補天御

枝不足以填海為所進者小而所缺者大也今

之進言

陛下者實類于是志曰暌忠惑佞蒙大而天不清蒙

微而日不明象則著矣顧

陛下究觀天人咨覽忠言奮立剛斷剗剔欺佞先將

郭洪并趙雲丘麟楊倫革去官秩然後明究互為陳乞者之罪并近日群臣論諍諸所失政一一追惟不憚改圖以後

綸音務乞慎重必求至當然後

陛下毋使已誤而群臣論諍徒作一番故事塞責如補天塡海之卒難為功且不勝長治久安之望

嘉靖二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都給事中臣鄭自璧等謹

題為遵信

明詔免收濫役以杜弊源以昭

新政事近該　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

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幷軍民匠餘選取照

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

欽依這人匠查弘治年以前額設的准選收藝業精

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欽此臣等

聞　命駭愕之餘繼之以惜而且懼也夫自

先朝權姦用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

賴無慮數萬京儲告空賴

陛下登極改絃易轍　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
宿弊扶植綱紀條約雖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
又元氣賴以綿延　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
心者柰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復不恤
反汗則是自易其　令自侮其法而非畫一之
政矣政非畫一豈帝王之政哉此臣等之所以
駭也自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惟化理形諸
綸音一則曰彌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
注切　淵衷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學
完確如金甌拱璧上欣

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
欣者變而望者觖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来
各省不登民户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
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减百萬京通二倉僅有
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
遏將来志實狗名按圖索駿持籌而往不識司
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
者耗、
孝廟之實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

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如
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
臣等之所以懼也臣又思之
陛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
而仰一人雖竭天下之財力以供億
闕庭來天下之技藝以趨事　禁苑良不為過今
陛下方欲用人臣等輒行諫止豈過為矯激以取批
鱗之罪哉但所重者已渙之　詔令所靳者欲
匱之糧儲所謹者易蹈之覆轍所慮者難料之
後艱故敢嘵嘵如此耳連日京師聞有此
旨閭巷紛籍彼曰仍以某項下進此曰今不得於此

衙門後必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取安
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况該監人匠
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併力嚴程事亦
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荐臻
妖祥疊見
陛下正當脩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荅
天戒豈可更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
天地和氣也哉如蒙乞　賜追寢　成命將人匠不
必選取以立冒濫之懺缺名人匠　勑該部查
照先今題　准事例轉行各該清軍御史嚴督
司府州縣衛所官員清查正身戎户有人丁即

行起解送監上工仍　勅黃錦等安靜行事毋
得倚關倖門自招物議庶工作不妨倉廋不費
而　清平之政無疵類矣臣等待罪該科職掌
所係謹昧死
上陳不勝仰祈悚懼之至
嘉靖四年三月十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南京廣東等道署道事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喬棋等謹

奏為乞收　成命以安地方以防後患事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

勑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永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袱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

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甚駭以為

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

陛下本意也
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
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惓
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外皆
有以知 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今
即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
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爲
陛下陳之 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安地
方計也自張慶請
勅以便己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
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即今水旱頻仍邑里

蕭索生民凋敝莫此為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以惡弟為謀主養無賴為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索打有分例監收有供應糧長機户索取銀兩段疋富家大户無故訪拏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道路以目既如此而又　賜之以

勅是猛虎而益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

陛下設鎮守以安民畢真浦智覆轍在前切恐此

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往陝西織造羊

絨袍袄尤爲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苦於兵革
病於饑饉　祖宗百五十年以来所患者惟陝
西邉警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兆
岷河州則亦有不剌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邉警
不時支給不暇連年動遣重臣震懾其境雖收
薄效尚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
應不貲參隨爪牙之徒唯利是索有司驛傳恣
意誅求陝西地方近已匱於軍餉民情皇皇今
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地方震驚邉庭譬猶抱
薪以救火也其能撲滅者或寡矣
陛下宵衣旰食内脩外攘言及邉事輒勞

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蘇邊方之警尚未寧息而又可重於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江浙為財賦之區險要在西北山陝為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僅自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勢者每為　國家危之今又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言當盡使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憂一旦變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以逭其

責矣伏願
陛下不以　戍命為難田不以微言為可忽緬念萬
姓之艱危　俯從諸臣之論諫將鄧文
亟賜罷黜以為生事者之戒另選老成安靜之人以
充鎮守陜西織造乞如該部所議者令彼處官
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
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彌矣　國家億萬
年靈長之休端在於是臣等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本內如何將那織作被守裔撰等本當查究
且饒這遭該衙門知道

刑科左給事中臣汪思謹

題為慎出

命以示大順事邇者給事中劉寂得罪褫職科道諸臣以為斥逐言官殊乖治體交章懇請乞

賜優容不意上忤

天威嚴加詰責　聖恩浩蕩尚免刑誅螻蟻微軀粉骨難報臣已隨班入謝感激無涯追而深思尤有疑惑既存胸臆不敢腹誹謹用敷陳冀回

天聽此臣區區一念之忱

陛下誠有　社稷深憂則曰是朴直言或可聽也不然則曰是狂愚耳不足聞也又其不然則是奏

擾其罪無復可繼萬鈞所壓雷霆所擊摧折敗壞臣復何惜但恐天下之事方將勞

聖慮耳然臣念

陛下聖明必不肯至此極也臣聞之易曰重巽以申命夫巽順也重巽者上下皆順也上順道以出命下順道而從之于是乎風四方而鼓萬姓古之善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陛下之出命于此殆有慊乎

陛下即位之始　詔旨流宣臣工奉行罔有或怠可謂得重巽之義矣既而初心漸弛　德意頗卑人心未免驚疑臣下未免竊議則至今日更又

可愕

陛下豈未自知乎臣請言之　聖諭有曰朝廷設言官務以指實具奏不許虛詞奏摭似也然言官風聞言事自

祖宗以來開已許之蓋勢有所不及詳機有所不可泄一有見聞即當奏報徐行勘實庶足防奸如曰止當據實不許風聞則論劾益難險邪日肆矣　聖諭又曰劉寂劾奏事不以實輕率妄言回詰又不認罪寂誠輕率可罪矣然崔文之惡言者競興各以所聞告之

陛下多糜內帑寂亦奏所聞耳其虛其實固不可知

寂既有聞不敢不告耿之心則實也律文曰奏
事詐不以實寂何敢尚詐使寂而不以所聞告
乃為詐不實耳若夫田話之說尤有可議方崔
文有詐
陛下止令寂查明銀兩耳寂之再奏亦止言內帑不
得查究崔文不當構陷耳
陛下固未嘗責寂田話寂亦何得認其罪哉
聖諭又曰姑從寬調外任以稱朝廷容宥之恩臣則
以為
陛下何嘗有容宥之恩夫崔文
陛下弄臣也劉寂

陛下爭臣也弄臣以快一身者也爭臣以利天下者
也假使寮更逞徑詐
陛下益彰仁聖今乃為弄臣私昵之故而厥忠直之
臣未見其為容宥也　聖諭又曰這厮們如
何這等奏擾恣意回護本都當拏問究治且饒
這遭再不許仍前奏擾夫諸臣之意盖為
社稷深憂故敢交章匡救豈敢為同官回護奏擾
聖情以輕蹈拏問究治之禍又况草疏初心已分顯
戮其身且不敢保於寮乎何回護之有
陛下殆亦不亮諸臣之心矣虞夏之治亦既盛矣而
君臣之間更相勑戒不敢怠忽

陛下繼亂而興治績未就奇災大沴所在興嗟正宜
恐懼納言容其狂直今乃詰責諫臣竟斥劉最
臣誠不敢奉　詔也夫自
興獻帝尊崇之議外廷群臣不能悉合
陛下之意及夫近日都督同知陳萬言　賜第之事
反復議論相與左右近褻必有獻諛貢佞抑或
借此七興讒將謂外廷於
陛下懿親每不相假遂使　聖情疑惑心意嫌猜謂
此輩爲遵奉謂群臣爲違慢言不足聽計不足
從是未可知也如其信然則
陛下之赫懿圖宜然此豈盛德事哉又如內帑銀兩

陛下既知有職掌不容擅支矣若以妄劾崔文爲寂之罪則直罪之可也何爲而使寂查明以難之俟寂言其難然後加之罪也是乃挾術搆陷之謀殊非王者正大光明之體又

陛下先因刑部之參已曰崔文已有旨了饒他後因崔文之訴乃又極其慰留温語褒詞不一而足是方以有罪而恕之忽以有德而章之私情公議展轉相妨意有偏投便爲所勝臣恐

陛下剛明之資或有可憾也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一言一話若甚細微流布四方實關大體蓋一時詰難雖下情易窮而少

有乖違則人心未服甚非重巽順從之義也
陛下如欲諸臣勿言何不俯從衆志省察愆尤割去
已私深惟至計納諸臣之說復劉最之官自今
睿旨擬行一切責付　內閣務俾詳慎允當大順民
心如或過差責有攸在若是則群臣將順之不
暇又奚奏擾之病乎唐臣魏徵言於其君曰願
使臣為良臣毋使臣為忠臣固亦臣之夙願也
臣言已盡涕淚交零待罪
闕庭不勝戰慄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工科等科給事中臣顧溱等謹

奏為法

祖宗慎詹旨以光

聖治事臣等仰惟帝王之御天下也居高聽卑非命令則何以奔走天下鼓舞萬民也哉故易之姤其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此之謂也惟其所繫有甚大焉者天下之所以治亂人心之所以從違中華蠻貊之所以觀望天地鬼神之所以鑒臨福履災害之所以隱伏咸有繫焉者故必至公而後可以折天下之私必至正而后可以關天下之邪必至明而后可以燭

天下之幾微必至和而后可以銷天下之粗厲必審定於未發之先執守於既發之後上順道以出命下奉道而順從而后可以絕天下之窺伺邇者服遠者望道化光也故易之巽曰重巽以申命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書周官曰愼乃出令詩大雅抑之篇曰訏謨定命皆深有見於此耳三代之時君臣之際情意交孚事至物來面相告語殿陛之間而家人父子之風行焉命令烏得而不善耶降及季世堂陛之階過嚴而腹心之意已微紙筆之文太勝而講求之實甚遠其命之敷也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

無其效職此故耳西漢之時惟文帝庶幾有古
帝王風故太史公作史記惟於文帝紀凡詔旨
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焉蓋志其有所以傷
其無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酌古準今凡天下情事許諸人皆得章
奏或容面相告語務求至理然后
命下四海康寧
太宗文皇帝又爰立內閣設大學士掌絲綸凡章奏
悉下其手票擬訖再上
帝前覽訖遂下各衙門諸臣無敢增減一字於其
間者故當時　睿旨之須皆公是公非善善惡

惡苟乖於法不諱私昵苟有勤勞疏遠不遺焉

自茲以降

神孫萬世守之萬世之盛也奈何一變於正

聖子

德逆瑾等弄權欲箝天下之口以顛倒是非之衡一切章奏凡有關於忠君愛國弗便己私者多留中不出其出者或著回將話來或便加黜逐或著鎮撫司好生打著問或跖遠假

駕帖到處拏人朝為廷臣暮為遠鬼生不保身死不保墳凡此內閣被其攘奪而不由票擬

先帝被其蒙蔽而短於聰明壞

祖宗之德義失天下之人心莫有甚於此者故其事

至今天下凡有人心者言之到此孰不揮淚而
切齒也哉今
陛下龍飛椎藩　入繼大統　登極一詔凡
先帝時逆瑾等弄權弊政一旦剗洗殆盡
聖德神功彌滿天地天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他無
敢增減一字者茲　親洒御墨　睿旨一頒天
下罔不稱快暇則時　召內閣大學士從容訪
問務求至理或　親賜果物待以腹心臣等聞
之皆擊節稱歎以為虞廷之風亦不是過
聖祖神宗正相合德成王高宗不足為也尚何有於
漢文哉柰何邇來道路喧傳以為漸不如初向

之章奏

陛下悉經　睿覽而今日之經　睿覽者十無二三如此則憂勤之意微向之章奏悉下內閣票擬而今日之下內閣者十無二三如此則師傅之意微向之憂國愛民者多見　俞允而今每不從如此則公論之所以日消向之誣上行私者多見罷黜而今無得請如此則私議之所以日長向也違法之事與夫犯法之人皆的有定處而今也每見含糊至於粧誦邸報曰已有旨了曰已有旨了罷曰已累有旨了曰已累有前旨了罷甚至諫者之詞稍或過直有犯權勢則使

著鎮撫司知道或便着國將話來雖元老大臣畧不優禮若此若不一而足夫 朝廷天下是非之極也 朝廷是非之衡定則天下之是非罔有不定若苟衡焉一移則天下之風靡然而去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故

聖旨之須是是非非惟求其當焉以快人心而已苟前 旨之未當焉則

陛下速當俯從天下所請以光 聖治可矣故從諫弗咈改過弗吝此帝王之美德人主之雅量豈可溺於苟且陷於偏私不論是非不審曲直一切報罷如臣等所見邸報 睿旨與夫臣等所

聞道路喧傳者哉况欵曲故縱多加於權勢犯法之輩而留難阻遏每逮乎縉紳忠諫之人夫諫官乃權勢之讐有國之寳也彼固欲效忠於

陛下耳雖所見有偏慮其心則無他也故人主之於天下一日萬幾而眩惑壅蔽者不少也而進諫者又以螻蟻之軀而觸犯雷霆之威是豈諫者之所利哉故人主開道之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尤恐其不諫豈料

聖明在上乃有此訑訑之聲音距人於千里之外哉故戲帝王之美德損人主之雅量莫大於今日之所見聞者夫如此而欲其

命之發也折天下之私闢天下之邪燭天下之幾微
銷天下之粗厲絕天下之窺伺道化光也胡可
得也雖曰臣等據道路所聞與邸報所見論列
至此誠有不自信者盖
陛下之春秋日富一日　總纜乾綱日深一日則親
賢講學必日篤一日進德脩業必日增一日其
肯不任內閣票擬而獨任偏信哉誠若此則甚
非我
太宗文皇帝設立內閣大學士至意其與臣等所陳
經史德音亦逮比諸正德殆無幾也可不痛哉
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今日

之　聖旨命也猶令也公則重私則輕謀諸君子則重謀諸匪人則輕能法
祖宗則重不法
祖宗則輕重則君尊尊則其國安輕則君卑卑則其
國危此數者不可不審也或曰今日閣老前者二言官交章論之矣今後票擬似亦不須臣等以為破　祖宗之德意壞　國家之大體必此言也使二言官之言足信則
太祖之德意不足法乎況二言官之言多出於一時憤激念亦不到去後日子也適足以為藉口長姦之具耳且票擬在內閣主張在

陛下意也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益以法

祖為心凡　睿旨之須須珍重愛惜勿以人言自沮勿以無過自恃勿以有過自諱崇帝王之美德擴人主之雅量親賢講學已聖益聖凡天下章奏悉下內閣大學士票擬其票擬自

聖覽後餘臣當敬守奉行務公是而公非毋私怨而私惡

陛下時賜面語互為稽考仍乞　戒諭司禮監務虛心求善兇崇儒抑邪安靜檢束今日司禮監太監張佐之所共望者萬一果如道路所聞邸報

所見是豈前此執事者之故為有道者累歟抑亦今日司禮監之所欲改焉者也

聖諭一須彼此樂於聽從矣夫如此則是非之衡既定君臣之美並臻將見　聖旨之須所謂動天地感鬼神等效驗有可必得其餘經史之所稱者媲美

祖宗之所建立者合德較諸正德遠矣則前日道路之所喧傳者今為道路之所稱頌前日之邸報者見疵今日之邸報者見德而

陛下之不克有始者今將有終矣臣等職在言官有聞見不敢避罪隱諱謹用

上陳以為規諷萬一云耳如曰偏有所向犬馬之性

甚不慣也惟

陛下留意焉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右給事中臣黄臣謹

題爲守

祖法重　批答以清　朝政事本月十一日該試監察御史胡效才接到都察院題本送科内開先差御史秦鉞前去兩淮巡督塩課一年已滿相應更替照得河南道監察御史吳鎧山東道御史張鵬翰俱各在任伏乞　聖明於内

點差一員前去兩淮更替等因奉

欽依是及査舊日

旨意點差巡塩必明　批一人姓名今奉前

旨臣因反覆思之該院備兼請之章

旨意應無兩可蓋法有專領之　勑御史難爲併差令該院不敢欽遵該科不敢發抄難欽遵則事恐廢閣難發抄則罪坐遲延此所以大不獲已而有言也蓋聞令出惟行人君之治也守正不阿臣子之職也君有令而臣抗者其罪必誅爲弗順也臣有意於阿君者其罪亦誅爲弗忠也善而莫違惟順之良否則妾婦而已納約自牖惟忠之大否則譏沂而已哉

朝不設諫官分建六科職專駁封封者封還

詔書之謂也駁者駁正臺諫之謂也臣待罪此官幾有八年守此二字重如蓍蔡每著心思啓形夢

竊今遇此　旨故敢昧死上言伏願
陛下恢　天地之量納芻蕘之言啓　日月之明
剖藩籬之蔽詰此　旨意何人票擬何人秉筆以
臣逆料必出左右之手望
陛下重加戒飭使之各保身家
陛下愛臣則富貴之而已爾致使　旨意錯誤至於
如此所當寒心臣又風聞近日錦衣衛缺官兵
部題覆其本不下內閣俄而　簡用四人之
命徑從　中出致使京城內外人心怖愕物議沸騰
言之者齒指縮舌未能出口聽之者搖手閉目
幾不敢聞夫何使人至於如此盖以錦衣掌印

僉事之官其在武職衙門最為緊要選序當循公論甄拔必杜私交令乃不使內閣得聞他日倘有軍國大事機密重圖夜半宮中飛降片紙則內閣重臣并科道庶僚萬死階下不足贖罪蓋事權雖云被奪而責任之重尚存崇卑雖云異階而公論之嚴不貸向者逆瑾劉悛自用常有此舉其後輕逐 內閣顧命大臣至行 詔諭雖嘗幾壞國常終亦難幾用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何不近監於茲以遠法我朝祖宗列聖之良法美意也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

學之臣凡百章奏俱先行票擬或有斷國謀主
事須坐論或經邦弘化關係非常必
親幸其閣或召見面議是以政得其理人無間言百
餘年來率由玆道臣今傍觀國是將且日非
朝政機軸轉移就謬外方災盜疊報滋繁今使
內閣虛代言論思之職使中貴蒙專擅惑主之愆
竊料此風漸不可長萬一傳之四方人人疑二
甚則流諸外裔在在雌黃使
金櫃石室紀德政之徽纇
聖子　神孫失步武之芳繩則今日
黜差之命臣恐內閣亦不知也

陛下幸思　祖宗締造之難

天地付托之重萬幾之所叢脞萬民之所怙恃時

臨文淵大資　顧問凡百章奏悉付票擬先將該

院題本容臣封還惟復

俯從原請於吳鎧張鵬翰内　點差一人令其更替

則　綸音無再失之嫌庶績有全熙之慶天下

幸甚宗社幸甚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著吳鎧去該衙門知道

吏科都給事中臣李學曾謹

題為慎大柄審大號以保除大業事臣惟賞罰者人君之大柄命令者人君之大號賞罰之行所以勸善懲惡而制馭天下之臣民故曰大柄持之不可以不慎也命令之出所以通志成務而昭示天下之臣民故曰大號擬之不可以不審也自古帝王未有舍此以為治者亦未有忽此而能善於治者仰惟

陛下嗣登之初撥亂反正顯逐忠良誅竄奸邪與夫

詔旨之　宣諭章奏之　批答大公至正無纖隙可議中外臣民改觀易聽雖深山窮谷莫不引領

拭目思見德化之成夫何逾年以來漸見乖謬
賞罰一行命令一出鮮有合人意者隱而腹非
顯而巷議紛紛然謂國事將日敝矣夫賞固有
常度近來以藩舊乞廕子以戚畹乞田宅以宦
豎家人乞武階職事隨所意欲無弗遂者恩不
忍割義不見從則賞不以功而濫於私昵矣夫
罰固有定法近來事干內臣與其家屬有犯或
免提問或不查究甚則奪法司見問而委之錦
衣衛鎮撫司使得以高下其手顛倒是非則罰
不及罪而流於姑息矣夫命令固有體要
陛下一日萬幾凡內外章奏必欲一一親覽而自斷

之固不勝其煩宜不能無待於內閣之票擬也
近來批荅多有不善未必盡由票擬如臣下有
補拾之請例曰已有旨了吝於改過而視之為
贅也有切近之論例曰該衙門知道畧不究心
而視之為泛也

成命一下百撓不回所謂君出言自以為是如不善
而莫之違誠不能無愧於所謂大哉王言者矣
夫人君法天以為治賞即天之雨露也罰即天
之霜雪也命令即天之風霆也雨露而溼霜雪
而愆風霆而失其節豈天之道哉然則賞而僭
罰而縱命令而弗臧豈君之道哉臣願

陛下愼之審之凡有賞罰必先　勅該部定擬某功
應受某賞某罪應服某罰然後請自
宸斷見諸施行毋順陳乞之情毋容庇護之黨凡百
命令事無大小悉付內閣票擬然後裁自
聖衷其有未穩即使再令改擬精切然後形諸批荅
仍將臣等六科日逐　旨意題下付下內閣查
對某件曾經票擬某件未經票擬某件與原擬
相同某件與原擬互異參驗明白仍復繳進一
有欺弊即行追究以杜亂階更願
陛下深宮燕處之餘閱考前代諸史治世之賞罰何
如而當命令何如而善亂世之賞罰何如而不

當命令何如而不善辨之必明信之必篤行之
必果守之必定務求與治同道慎勿與亂同事
此則大柄不移大號不苟
宗社大業可以永隆而無替矣臣待罪言路日抱憂
懷區區犬馬之私實有不能已者是以昧死數
言伏惟
省覽臣愚忠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七月十二日奉
聖旨朝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奏說顯
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箇月
該衙門知道

山東道學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王瓚謹

題為乞

聖明從衆論以正職掌以塞禍源以安地方事適者

浙江鎮守太監鄧文奏乞換給

勑書始而該科執奏於前繼而科道交論於後人言雖衆　聖意未回事關安危不容遽默故敢不避狂愚再瀆　聖聽臣等竊惟天下之事所以行之者三曰理曰法曰勢背於理則不可行違於法則不敢行阻於勢則不能行以是三者而律鄧文之請殆無一可者焉文之請也固欲兼管銀場矣銀場利之聚也文要懇管將為國而

利之乎抑為已而利之乎為國而文征利利者必危為已而放於利者多怨曰怨曰危俱是屬階於已於國兩無所據欲兼理詞訟矣在外之詞訟有司理之按察司總之而詳允於撫按文欲兼理其亦會同撫按乎抑亦任情而為之乎會同則非文之心任情則成民之亂以理為請而乃以亂終之可乎欲參提職官及罷閑官吏矣鎮守各官而以參提行事是鎮守而撫按也不知撫按其將何事況罷閑之官已無官守罷閑之吏即係編民彼有何事而亦欲參提之耶此理之不可者也　大明律內一款曰在外五品

以上官有犯奏　聞請
旨六品以下聽撫按御史按察司幷分司取問是鎮
守不得參提官吏也問刑條例內一款曰在外
詞訟除叛逆機密重情許鎮守受理外其餘不
許濫受是鎮守不得兼理詞訟也以此推之鎮
守不得兼銀場亦明矣夫律定於
太祖高皇帝例行於　列祖而經
孝廟圈點須行者也文能知憲朝張慶一時偶行之
事而獨不知
祖宗百世之律例乎此則法之不可者也財者民之
心也管銀場則傷其心矣固未有傷民之心而

可以治者也理詞拏官則奸宄者將挾訐薦賄以求逞善良者皆積冤含憤而罔伸世未有恵奸宄賊善良而可以治也此則勢之不可者也夫理不可法不可勢不可而鄧文乃肆爲欺罔甘於首禍朦朧而請之罪固不容於誅矣向使該部見其詞語含糊少加察焉而執奏之則當事未定之先未必不可救正而乃輕舉妄動即與會

勑及因該科之執奏然後徐起而覆題曾謂堂堂本兵國之司命而舉事草草一至於此哉若曰不知是謂不智知而會之是謂不忠不智不忠焉

用彼相若該部者亦有不得辭其責者矣伏乞
陛下因臣等之言覽先後之奏審事機察利害將
勅書收回明正鄧文之罪戒飭該部之誤惟期治道
之有成毋拘
成命之已下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惓惓忠愛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這勅書照成化年間舊規換與的已屢有旨了
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爲重降

明旨大懲奸黨事項因旗校王邦奇等乞

恩比例復職

陛下荅之曰該部看了來說續該都給事中許復禮

等反覆辨論其不可乞將王邦奇等置之於法

爲小人首亂之戒

陛下則曰該衙門知道臣竊疑焉臣嘗伏覩前後

旨意大率曰該部看了來說者所司急施行之意也

曰該衙門知道者所謂泛然應之可否之間所

司視之以爲尋常者也改元　詔書應否應革

者一十有三條給事中等官夏言等奉
詔查革官員旗役三千一百一十九員名誠所謂積年宿蠹一旦頓清嘉靖 今日一大檢括也其王邦奇等係先年緝捕陞授人數委的冒濫壞事允宜裁革會題言之盡矣
陛下在邦奇等曰看了來說臣竊以為看其所謂狥私有無之說非看其所謂比例復職之說也乃於復禮等則謾應之若無大緊要者仰窺
聖意不知何所主持曾未幾時輒自懈怠如此則直以天下為戲乎為邦奇等之言則曰兵部已許我矣為左右之言則曰此彭尚書許他非關我

事夫彭尚書或一時無稽之言該司不能及時

舉　奏致有今月玩事之咎固莫能逃且今

明旨之下輕重判然彼玩不知則謂

陛下亦似許之矣

陛下左右皆將許之矣所不然者臣等科道天下人

心　祖宗在天之靈耳然則又非獨該部之罪

也則其搖唇鼓舌引類呼朋跂足權倖之門抵

掌玩侮之術何足語哉凡其袖手而晝籌陰行

以倖成者且三千有餘今茲舉以邪奇為是待

之以恕則鬨然而起繩之以法則帖然以伏此

其情狀大略無難見者也又如淨身男子千百

為群雖曰死灰尚有復燃之心張銳張椎之等
鷹隼在籠毋遇秋風不無飛揚之志此途一開
不可復止決隄而欲思板築之功燎原而後求
撲滅之術雖有智者莫能救其後矣然則如之
何亦曰治之而已矣禁之而已矣蓋此事關於
國家也甚大革之則安復之則危革之則治復之
則亂革之則進君子復之則進小人革之則為
嘉靖復之則為正德其幾如此一反掌間耳豈
不可大寒心也哉近聞該部具本執奏思舉其
職以補過也伏望
陛下振乾健之威赫雷霆之怒細覧科道之奏特

允該部之言將王邦奇等拏送法司從重問擬以警
其餘實　國家無窮之福苟或依違可否之間
仍前不斷之
旨如此等讜終無寧帖之期嘉靖新政乃
陛下自壞之耳天下事尚未可知也臣不勝惓惓
嘉靖二年七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許復禮等謹

題為信　詔旨懲奸欺以正　國法事頃者錦衣

衛左等所鑾輿等司旗校王邦奇等奏本到科

為懇乞

天恩比例查功復職等情臣等披閱奏詞相顧驚愕

不意

聖治維新之日輒敢有此奸頑欺負之徒以惑亂

聖聽此事關理亂之機臣等不容緘默照得

皇上登極節奉　詔正德元年以後各衙門官軍旗

校人等緝捕妖言奸細幷不係臨陣對敵強賊

一應陞授職役者通行查革欽此欽遵今王邦

奇等係先年廠衛緝捕妖言奸細近奉
詔旨查革人數先該兵部題為　開讀事請差科道
部屬等官遵照　詔旨內事理查革題奉
欽依選得兵科給事中夏言四川道監察御史鄭本
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汪文盛錦衣衛千戶
陳謝李經公同會勘各據本衛所開造文冊兵
部選官堂稿各人親供逐一清查磨對扣筭停
當備文冊會本題　請奉
欽依是冒濫人員既會同清查明白幷其餘事情該
部都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隨該兵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各該官員旗校都依擬查革中間係職官革

盡職級的還與他冠帶閑住被革人員有朦朧
奏辯的你部裏及該科叅奏查治欽此欽遵先
因錦衣衛旗校費宏等及王邦奇等六次抗違
詔書奏辯復職已經臣等六次叅出兵部立案未經
究治今又妄引　勅諭摭拾勘官大為欺妄之
詞巧肆朦朧之辯惟欲鼓惑乎
聖聽不顧詆訾乎　詔書其間至毀勘官為奸邪指
查革為欺罔是非倒置變白為黑大肆狂悖之
言無復忌憚之意則是狐鼠得其依憑而目中
已無法度矣此輩若猶縱而不治終將何所紀
極乎且　奏內首以遵　勅旨為言乃謂近者

節奉脩省之　勅諭也臣等嘗請罷冗員裁冒
濫乃為脩省敬天之實柰不聞冗濫復職而反謂
可以脩德動天也查得弘治二年七月內該禮
科都給事中等官韓重等題為脩省彌災事內
稱武職非軍功得陞旗校因行事陞職甚非
祖宗舊制合通行查革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拏妖言的只照成化年例給賞不
陞拏強盜的應捕人員照舊不陞定為例欽此
大哉　聖訓百世當遵以此觀之則
先朝脩省彌災正欲禁革冒濫而邪奇等乃引此以
為查革復職之媒不亦謬乎且既知

勅諭之當遵則必知　詔書之不可違今未遵
勅諭而先違　詔旨亦獨何哉盡在　先朝權奸用
事納賄買官中官弟姪濫叨封爵權門厮役騾
得美官金紫雜沓於班行車馬喧填於道路至
于厰衛陞遷尤為驟易倚伏權奸之勢竊弄威
福之權串同番子誣拏奸細妖言不經法司鍜
成深奸大罪或一年而兩次類奏或乘便而陳
乞陞官神人共憤道路興嗟幸賴
皇上龍飛九五開　國承家數年冒濫實緣一
詔盡行裁革或追奪　詔券而為民或削除職級而
歸伍事出至公裁之　聖斷臣民恪守孰敢慫

違令邪奇等屢恃頑冥肆行抗奏是非依憑城
社倚任錢神何敢乃爾蓋不聞嘉靖乃正德之
改轍而倖門不容於再闢　詔旨又
中興之命脉而　新政豈可以阻撓譽之隄防一
决潰突滔天末流難制典守者孰敢少得而漫
耶其　奏內稱見在食糧者止百十人似欲以
少自恕而幸其或可見容也然一人破例千百
隨之容一人是容千百人矣况　中興一
詔挽人心於既去之餘圖治化於更新之始昭如日
星天下共見　朝廷紀綱法度率此焉立理亂
攸關誰得冒犯今必欲違之是壞亂紀綱法度

欲轉嘉靖之治而為正德之年矣且正德元年
治道未始不善而二年之間竟爾變之非遽變
也亦由小人潛通僥倖之門而執法者因循不
守方狥情以示私耳卒至極亂大壞幾危
社稷殷監不遠可復蹈耶故孔子贊易乾則致謹于
幾坤則致戒于漸良有以也況前日查革之餘
邦奇等尚有旗校之籍若果奉公効勞自有榮
進之途何苦惓惓為非分無益之求以自罹於
罪戾耶況又　聖恩浩蕩不追既往與物自新
邦奇輩自合安分懷刑以覲太平之盛可也乃
敢屢逞狂悖之詞甘蹈充發之罪蓋由今以來

法令不行事尚姑息以致人情玩忽養成奸宄
之風上下相安而不自覺矣臣等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痛懲往事守　維新之　詔旨使群
小不得以抗違申渙汗之　綸音俾奸宄不得
以拂戾乞　勅法司將王邦奇等一干人犯收
捕下獄從重問擬遵照
詔旨押發邊衛充軍以為小人欺罔之戒庶法令昭
明俾進者知所止矣
嘉靖二年七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黄重謹

題為慎政令以圖治安事臣惟人君政令所以繋
天下人心者也顯設于 朝廷之上敷布于四
方之遠得其道則臣民蒙其福失其道則臣民
被其殃是政令之行誠不可以不慎者仰惟
陛下起自藩邸入承 宗祧 登極之初頒下
明詔凡前數年大小奸弊剗除殆盡自是一二年間
民困頗甦生意漸復内外臣工私相慶幸以為
雍熙太和之治復見于今日矣不意邇来
聖心少察初政漸移諸種弊端大臣執奏而不見從
小臣力諍而莫能入言之可為痛心見之可為

流濫臣不能悉舉謹以耳目聞見者爲
陛下言之如傳陞官員已奉　詔書查革且武職非
軍功不授又係　祖宗舊制豈容輕改夫何前
者趙雲以太監趙山之故陳乞得官爲錦衣千
戶未幾錫倫丘麟郭洪以太監楊聰丘清郭昇
之故陳乞得官爲錦衣百戶雖有尚書彭澤都
給事中許復禮之執　奏而
陛下固執前　旨竟莫俞允夫錦衣衛官員職司直
駕侍衛任遇獨隆人多慕之今此濫觴開末流何
極臣恐狗尾續貂又如　先朝之冗濫矣設齋
醮以徼難致之福太監崔文之罪大矣大學士

楊廷和尚書喬宇都給事中張翀監察御史屠
僑等相繼論諫辭甚剴切詎意
陛下篤信邪言不肯垂納至今齋醮未聞明白寢罷
而崔文之植根深固肆志橫行慕左道而任奸
回臣恐邪說自此昌矣錦衣衛官校高擡斛面
主事羅洪載輒行鞭笞行事固為過當但其心
亦有可取
陛下允張瑾之奏下之　詔獄尚書孫交都給事中
劉濟御史楊樞等先後陳奏奚止數十而
陛下固執不從卒之洪載更調外任瑾罪止於罰俸
偏信虎賁之士輕棄文學之臣臣恐奸人自此

横矣宋鈺告李陽鳳撥置科歛事下刑部未經
鞫問崔文懼怕乃寅緣
内批取付鎮撫司打問尚書林俊再三執奏
陛下以其違　旨著令回話都給事中劉濟御史王
鈞等力言其非終未見聽奪法司見問之事付
諸原奏所親之人臣恐成法自此更矣凡諸政
令傷治體而長奸欺所損非細
陛下聰明天縱洞燭幾微夫豈暗於此哉特未之思
耳且　今日　内閣六部大臣皆
陛下腹心之寄也而科道等官又
陛下耳目之司也皆所與共理天下也今守其官而

不得行其道當其責而不得行其言不知
陛下所與圖惟治理者付之誰歟臣聞尚書林俊去
則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又豈
朝廷之福哉誠不可不為之慮也如蒙伏望
陛下念
祖宗社稷之重思繼體守成之難深惟既往之愆俯
從各官之請仍將趙雲楊倫丘麟郭洪官職革
去以後內外人員不許援例陳乞崔文送法司
懲治以後左右近幸不許妄進邪說違者罪之
羅洪載復其原職以抑小人排陷之私李陽鳳
仍送法司問理以存

祖宗畫一之法伏望
陛下自今以始親近正直屏去奸邪日
御經筵講明義理數召大臣咨訪治道至於科道等
官進言亦一一
親賜睿覽反復玩味見諸施行如是則　乾綱總覽
于上庶政旁達于下治安之計無逾於此狂瞽
之言冒瀆
天聽罪死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
楊廷和等謹
題為乞憫念地方災傷重大停止差官織造事竊
年各處織造内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
稱頌　聖德不已近者不意一時誤聽内織染
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
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幷松常鎮
等府浙江杭州幷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
後亢陽為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
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粮不能辦

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擬給非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土田盡被渰沒百里之內孫無一爨之烟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illegible]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illegible]奏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illegible]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illegible]尚有數月各處饑民豈能俯首槁腹以[illegible]斃

其勢必相起而為盜又傳鳳陽所轄泗州地名
洪澤饑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刼掠
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
始得勦平將來事勢尚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
輔導實切驚懼將所有前項
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乞 憫念地方災傷
重大收回 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祖宗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覆題
著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
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億亦不至于有誤矣

伏惟
聖明留意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織造段疋係
累朝事例況今
兩宮進用幷朕常用袍服及供應各項錢粮缺乏
應用官已差了前項勑書上緊撰寫來看再不
必具奏執拗

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
楊一淸謹
題爲懇乞窮恤人言以昭
聖德事臣近者被　召赴京途聞
朝廷以內織染局之奏差官前去陝西織造心竊
疑焉陝西之民困極矣方懼寬之未有其道拯
之不得其方界有是舉則如見火之烈頓欲從
而膏之似與
陛下平日恭儉愛民之德不類也既入京師則聞工
部尚書趙璜等工科都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
科等御史陳察王朝用等在陝西則提督軍務

尚書王憲巡撫都御史王藎巡按御史郭登庸
吉棠王嵒節有論列俱欲停止前項織造取回
差去內臣連章累牘未聞上回
天聽臣則又有隱憂竊念以為人心所存即天理所
在內外之論不約而同事關他方安危誠非細
故乃皆不蒙
省覽而獨於內織染局之言是用似與
陛下平日聽言納諫之美不侔也前日臣在閣見發
下工部所覆各官奏本大學士費宏石珤賈詠
與臣議票當依該部所擬乞請停止昨日早送
下欲仍照前　旨施行臣等相顧駭愕除仍將

原票封　進外伏念臣久官陜西近又初自三
邊取田生民愁苦之狀戎虜驕橫之勢邊方利
害之情觸目興嗟經心抱痛忽聞是舉若默不
發一言則
陛下斷自　宸衷引而置之輔導之地將何用我竊
惟天下之事有重有輕臣下之言有緩有急以
輕重言則恤民固本安內攘外其最重者也而
該局所奏各色羊絨織綵龍袍曳撒鞠衣之類
既非先王之制又非常用不可無之物其間輕
重固有自別矣以緩急言各官極陳地方彫敝
錢粮缺乏憂外患之方殷恐內變之將作其最

急者也而該局之奏止恐有悞供應其中緩急亦復不同矣及查陝西織造非　先朝舊典弘治年間始有之彼時套內無賊腹裏有收間一舉行民不重困

孝宗皇帝采納人言旋行旋罷至正德年間太監廖鑾以織造之故剝民膏脂痛苦入骨當事者厚網其利而　朝廷獨任其怨向非天啓

聖衷掃黜弊政群姦伏辜地方稍得安堵不然事勢所激不知至於何地也今

陛下所遣內臣縱是謹厚安靜不蹈前人覆轍而帶去官舍匠作人等豈一一能守禮法假借聲勢

生事擾人之害難保必無切見延綏河套達賊
雖大勢過河而伏藏久住之賊其類尚多不特
窺伺侵掠冬寒河凍難保不復入套寧夏賀蘭
山後又多賊營河西亦不剌賊衆盤據西海近
又渡江在我洮河番境住牧此腹心之疾也而
甘肅田夷之儆旦夕難測較之弘治年間可憂
不啻數倍平涼鳳翔等處盜賊又復肆行刼掠
各該守臣方將調集兵糧以備戰守復恐公私
匱竭無以為謀事勢至此而欲蹈正德年間之
弊政以不急之務而重困夫奄奄垂盡之民可
乎誠恐民愈窮而盜愈滋外寇乘之而入河西

洮岷之地將非
國家所有臨鞏平鳳諸郡安能保其晏然無事乎
故今日陝西差官織造臣反覆思之誠未見其
可也及又查得陝西各府州縣拖欠各
王府祿米并折色不下數十萬石負欠官軍俸糧
至三五年未支節奉
明旨責限令其補支所司瞋目束手無從處給拆東
補西僅支目前不經之費加之此地甚非所宜
且織造開局雖在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臨洮蘭
州此地彫敝已甚年成薄收見今銀每錢止糴
粟米六七升民不聊生若更迫之其地密邇賊

巢非死於溝壑則驅之從賊耳夫工部尚書侍
郎為　朝廷之股肱科道為　朝廷之耳目而
提督巡撫巡按等官又　朝廷簡用以寄一方
之命者今諸臣合辭乞罷情懇意切彼豈不知
逆耳之難入而順志之為安哉亦職業所在利
害切身有不容不言者耳臣仰窺　聖意蓋以
成命已下難於追改差官已久不可復回然因時制
宜聖賢明訓從諫弗咈人君盛德始因該局之
請而行之繼因群臣之言而罷之則
陛下視民如傷之仁改過不吝之勇上有光於前古
下作則於方來若之何其不可也況該局原奏

止言各色羊絨見在數少不敷供應不言大缺
而各官所懇亦欲該衙門將緊關該用供應絨
服開數行令陝西鎮巡等官如式織造亦未嘗
敢議停止若依其所言　上用既不有誤下人
亦無所擾似不難從而何必惑於該局先入之
奏以拂中外之情哉且
天子至尊無對若服用之常必不可缺惟正之供何
足為過但羊絨初本庶民賤者之服非
宮庭所宜御故常貢之所不及近年姦巧之徒造
為織金粧花之麗五綵閃色之華人始貴之一
袍費至百金一疋價可十餘兩在先王當置諸

淫巧之科在今日當申嚴侈靡之禁從而重之

以病吾民　聖明亦偶未之思耳不然則

陛下嗣位以來勤恤民隱寬徵之令無歲不降

軫念遐方　內帑之銀不時給發不以玩好奪心志

不作無益害有益仁聲善政莫罄名言何獨於

此一事執之甚堅豈非視之輕而不覺其爲害

之重若是乎伏望

陛下慎守儉德以賢卹民之仁傳納讜言以成從諫

之美乞早降　德音將差去太監梁玉取回一

應該織羊絨袍服等件交付陝西鎮守太監晏

宋巡撫都御史王藎等督同三司官員如式織

造陸續　進用惟復照依工部所擬令太監梁
玉先將急缺　上用龍袍攢造完備定限回京
其餘可從緩者與見織未完者俱交付鎮巡等
官織　進一應錢粮寧取諸官帑無派於軍民
若是年歲荒歉或事情緊急即便具
奏停止待年歲有收地方無事之日舉行如此庶
使民心不搖邦本自固而各官得以盡心督徵
邊儲防禦外寇地方可保無虞矣
嘉靖五年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忠愛朕已有旨著差去織造官安
靜行事不得擾害地方該部知道

吏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臣喬宇
等謹
題為暫停差官織造以慰窮民以溥
聖恵事近該各處撫按等官　奏報災異重大饑饉
非常以此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楊廷和等題奉
明旨會集部院司寺及科道等官條陳荒政奉
欽依是這地方災傷重大軍民十分困苦存留起運
糧米歲辦等項錢糧俱與停免其餘救荒事宜
都准議行還差堂上官一員前去會同撫按官
嚴督所屬將前後動支銀兩設法賑濟務使人

沾實惠不許虛應故事欽此隨該戶部疏名上
請又奉　欽依務要用心設法使窮民各沾實惠以
稱朕憫念元元至意欽此續該兵部議奏南京
兵部題差郎中蔡賢請　敕計處馬船料價奉
欽依是官不必差待豐年來說欽此又該禮部題請
嘉靖三年正月十二日　大祀慶成例該筵宴
奉　欽依各處地方災傷准暫免宴欽此臣等
備員大臣義均休戚仰窺
聖意憫念窮民無所不至苟有濟於天下當不惜於
身家碩慮臣下交脩未至救禦無方正思朝夕
講求荒政次第敷陳以仰承

德意近議內織染局奏差蘇杭等處織造給事中張
原懷童倫等連章論列工部尚書趙璜等擬
奏俱以地方災傷乞暫停免未蒙
俞允中外以論實切驚疑謂血民之政未臻實效
而厲民之令已播先聲臣等實有意外之虞敢
忘先之戒切惟
皇上克思天戒屢廑脩省之　諭軫念民窮博求賑
濟之方內帑可發雖漕運可留雖歲派可
免雖馬船　上料亦可停差雖宴會盛典亦可暫
省傳聞天下　使窮餓待盡之民亦有更生之望
若差官織造之　命獨未中止則是

皇上所以愍惻爲民之實意徒爲矜念不切之虛文

天雖至高其監心惟畀民雖至愚其知如神以此

應天天或未格以此濟民民益增憂且今年災

異近世所無江北之生靈惟江南之仰賴先年

亦以織造煩擾差遣非人遂致鹽法阻壞機戶

逃亡國本有傷邊儲大壞覆車未遠明鑒具存

又恐南畿財富之地易致動搖中原盜賊之機

待釁而動臣等深憂過計有不容不盡言者至

於　上用袍服歲有常供鎮巡等官必能辦理

豈敢有缺如蒙

皇上俯念窮民開納群議暫止差官之

命仍依工部所擬行令鎮巡等官辦料織造務要以
時解用若有違悞及不如法者罪有所歸候年
豐時和地方無事另行議處施行則
皇上綸音之渙汗而
聖意之真切自足以上感天和下慰民望而臣等忝
陪
廷議亦得以仰贊
德化之成矣干冒
天威不勝恐懼懇切祈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臣

楊廷和等謹

題為懇乞　憫念災傷亟　賜停止差官織造事

近該臣等奏乞免撰差官織造　勅書節奉

聖旨官已差了再不必具奏執拗欽此臣等一聞此

旨相顧驚愕備員大臣素蒙　體貌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在　朝群臣亦皆彼此駭嘆謂雖正

德年間亦未見　批答內閣題奏有如此

旨意者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

展轉以思不能無庶幾改之之望若以具奏執

拗為嫌而乃悻悻然見於其面非臣等之所宜

自處也臣等豈敢以此擾
陛下哉恐災傷不堪天下之民千百成群起而為盜
賊以擾天下也亦非敢固執已見違拗不通也
執　祖宗之法欲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　宗社勿與天下公議大相違
拗以取後世之譏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
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皆不聽獨二三邪佞
之言不疑
陛下獨能與此二三邪佞之臣共治
祖宗之天下哉　聖旨又謂織造係　累朝事例臣
等考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

累朝並不曾差官織造雖成化弘治中間亦行之亦
非　朝廷美事　憲祖　孝考恤民節財
聖德善政非止一端
陛下皆不取以為法乃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為事例
何也方
陛下登極之初嘗傳　旨欲更換廣西鎮守廣東市
舶并提督大覇馬房守備倒馬關等處及看守
廉州府珠池各項官員臣等先後具題俱蒙
俞允停止各官不差勑書俱免撰寫海內之人方傳
頌聖政之美今日何故織造一事乃不蒙
嘉納且特降旨雖出　御筆親批決非司禮監官所

敢議擬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
祖宗朝一應批荅皆由内閣擬　進惟正德年間權
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貪私者　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
令此輩邪佞小人敢於今日復蹈前車覆轍其
心惟欲蒙蔽蠱惑以圖身家富貴不顧生靈休
戚　社稷安危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　祖宗之法度哉
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致傾覆仰頼
陛下再造乾坤轉危為安中外軍民始獲稍甦然國
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等年百尚不及一二今

日豈堪再敗壞邪興言及此可為流涕臣等決不𫍐寫　勑書以重悮　國殃民之罪伏望
陛下俯𫍐鑒察停止織造官員不差仍乞
命司禮監官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逐一查出斥逐在外不許仍前奉侍
左右以杜後來亂政壞事之漸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臣等不勝惓惓忠懇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恤民至意朕心已知宜安心辦事但官已差了寫勑與他著安靜幹事不許分外擾人該衙門知道

禮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翀等謹

題為懇乞

天聽俯從讜言停止差官織造事臣等頃見

皇上徇内織染局之請差内臣二人前去蘇杭織
造科道諸臣力言其不可九卿諸臣力言其不
可前後章疏累數千言凡天時水旱之災民生
死亡之狀織造開端之弊差官割剝之苦

詔書反汗之失治道進退之幾不惜忌諱披瀝血誠
以入告我 后於内者要亦詳且盡矣而一二
起釁之徒持之益堅

陛下入其姦言主之愈力人心懷疑莫知所為於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

廷和等起而為

陛下懇懇言之是宜

陛下重苦口之論以恢　宗社億萬年之圖充不惑

人之心以救江南數十萬就死之生靈也顧督

之以上緊撰寫　勅書責之以不必具揭執拗

朝著譁然相顧失色廷和等重惟受

君無已之請體　國不私之義復抗疏論

奏直欲以言之從違為身之進退豈得已哉正以

遣官提督織造既非

祖宗令中所載又非今日事勢所宜正德年間差遣

內臣雖或未良猶恐 朝廷一旦清明不無按
法之誅是故有所畏而不敢盡其惡者
陛下猶得以赦之也今
陛下業已革之尋自復之縱之於既罷之後而興之
於再搆之餘雖有 朝旨不許生事擾人其將
何所忌憚而欲責竊脂以不肉也此廷和等言
之不可不聽者一也往時百姓忍死十五六年
以望今日謂隆冬之後必有陽春幸而
陛下首詔天下凡織造內臣盡數革回天下歡然若
更主不圖未二三年即有此舉則是百姓之厚
望於

陛下者不無失望於
陛下也夫以無所忌憚之内臣而馭此失望之百姓
安危之兆明若觀火此廷和等言之不可不聽
者二也况今四方災異層見疊出跨江西北奏
報危急大抵皆乞求拯救痛哭危苦之言
陛下終夜以思宜有惕然未寧者爲民父母忍復重
荼毒以失其心乎自昔大盗之發必有釁端前
項傷重之地多係古時雄傑之區切慮來春二
三月間賑恤無術幸災伺隙之徒緣此不逞潢
池多盗弄之孽　九重屢宵旰之憂豈特雖欲
鬻生者之肉固已無及於事矣此廷和等言之

不可不聽者三也廷和等所職古之所謂三公
居廟堂之上與　天子相可否者也臣等所謂
古之諍臣立殿陛之下與
天子爭是非者也臣等爭之不足而廷和言之
陛下督責之廷和等爭之
陛下依違之猶未慨然明詔天下曰織造停差臣等
雖頑劣無狀未敢言去恐廷和等之不能安心
於辦事也以輔臣言事不聽望望然而求去此
豈
國家之利哉此其言之不可不聽者四也伏望
陛下大觀天時人事之變愍察諸臣忠悃之言崇儉

朴以光天下寧兆庶以固邦本前項差官織造之

命亟賜收回只如該部原議施行誠爲官民兩便仍乞嚴行蘇杭等處凡織造之家不許造作淫巧奇異服色以長侈靡之風以傷醇醲之化實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福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奉

聖旨

禮科給事中臣章僑謹

題為懇乞　追罷差遣事臣愚無狀頃於織造一事過為憂時之計冒進逆耳之言言在帶管意在專差蓋庶幾乎范祖禹所謂先事之戒者殆猶持束草而障必潰之波以杯酒而救已燃之火天下必有笑臣之言者既而該監局果有此奏該部之議雖惟其長　追官之命竟由中出懸河無所施其辨而回天無所庸其力天下又必有咎臣之言者臣是以不避煩瀆為

陛下從長再籌之嘗聞　中興之君與創業等

陛下起自藩邸再開天地則宜以

太祖
太宗為法蘇杭遣官織造　國家令典原無登載雖
日有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維時天下民物富盛
且中官多賢誠有秀才內不如者前日該部之
言盡之矣以今觀昔大段不同正德之積瘵未
起嘉靖之　新恩未孚議者乃欲急急於此舉
此治理進退之幾人心去留之際可不熟思而
審處耶何者
陛下力行初詔雖唐虞三代可至乃不旋踵而棄其
大以欺視百姓此端既開百孔沸出正恐瓦解
之補緝不足以勝紹聖之紛更天下自此[illegible]

矣又况奇災酷疫亦滿東南水旱有白頭

老父所未嘗見者守臣哭痛之言

陛下不聞之耶正宜下罪己之詔開直言之路以博

求所謂賑恤之方拯溺沃焦如恐弗及柰何以

此舉爲亟乎傳聞四遠相望危疑安知窮民不

聚曰十五六年未死之餘延望

今日乃爾其終窮矣上崩瓦解不可復合誰謂東南

之民素弱不足以煩　九重之慮哉譬之羸瘠

之人加以重負使日行百里此必死之道

國家以東南爲腹心未聞腹心受病元首四肢得

以保其安康者也爲今之計上焉者望

陛下儉德令圖服澣濯以臨朝躬節約以率下專意培養二三十年曰不道侈靡之事務使元氣充足百姓富實如文景如成康如

祖宗之舊可也不得已而思其次服用等項必不可缺則宜如該部斟酌移文彼處官司如法織造以時 進供有不堪者罰及主管庶不勞中官之䟕涉亦可也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必欲藉中官者亦宜遲緩數年候天道順成於上人情歡洽於下東南足有生意如成化弘治年時然後

簡內臣之賢者一人去彼勾當即田庶不煩擾也方亦可也二者之外無長策焉今此舉雖所遣

人未必皆饑虎之流而所用參隨餘人縱猛狗之惡臣又訪得積年參隨之官或宦襲纓紳父子兄弟世濟其凶論撥置不遺其奸詭誘求必盡其術且又多造違禁服色私帶來京以射厚利換之　明法罪在必誅若此輩者實參隨中之鷹犬織造中之蟊賊也故今傳聞此輩皆悉力營辦以為肥己之圖中官之好事而不惟大計者則又從而急欲和成之噫利歸參隨怨歸中官利歸中官怨歸

主上所得者衣服所失者人心以理勢推之其於治亂安危所係有不可以逆覩者

陛下曾一慮及此否耶臣誠不知世務反覆幾晝夜

思此終於事體未便昔人云寛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臣則謂遲一年民亦受一年之賜云耳所

有前項差遣伏乞速

賜追寢臣濫叨言官議論無補上不足拿

明德下不足禆蒼生罪則大矣進退可否惟

陛下之所命臣不勝感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張原謹

題為停止差遣以重恤邦本事先該

內織染局著局事御用監太監刁永等題

請差官前去蘇杭等處織造工部執奏以為不可反

覆辯論殆千餘言蓋據時勢而極言之事理儘

為詳盡不圖

聖意竟莫之回而有內臣二員提督之

旨此事關係　聖政之得失生民之忻戚世道之治

忽臣不得不昧死一陳其愚

陛下登極之初已將各處新添差出內官盡數取回

聖明洞見萬里或知其為地方生民之害也天下方

蒙更生之福不勝喜幸迄今日月幾何而乃復
有此差官之
旨何前日知其害人而停止今復不慮其害人而
允其請乎見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殍殣載道而南
直隸一帶災傷尤甚為今之計正宜加意存恤
尚猶恐其無濟矧可又加之以徵科朘剥之擾
邪
陛下每遇各處撫臣奏報災傷之大府部臺諫疏論
救濟之方累降　明旨發內帑減徵派諄諄戒
諭皆欲其加意存恤務使民沾實惠似此所于
則是一面差官賑濟一面差官科害所謂實

者何有存恤者何如也
明旨所許雖止蘇松然弊源一開倖門再啓於是謀
利之人遂援以為例浸淫之勢决不可復止則
陝西之羊絨江西之燒造與凡買辦採辦官莊
官店之類亦或在所不免矣今天下地方大半
多盜而陝西重鎮已經夷虜之所殘擾民或死
於饑饉之間鋒鏑之下者餘無幾矣呻吟之聲
疾蹙之狀已是遍滿閭閻何以復堪乎此 臣 竊
恐民之無告者或遂於是反袂而不逞上梗
聖化噬臍何及夏間風聞浙江鎮守太監梁瑤指稱
進貢差人私齎寶貨滿載舳艫前來打點意圖帶

管織造比時給事中章僑預以為言正欲逆閑
其途纔延數月而太監刁永果有此
請梁瑤當倭賊搆亂之際不聞出謀設策以靖地方
乃惟汲汲營幹圖管織造究其心蓋止知謀利
而不知謀
國止知愛身而不知愛　朝廷
陛下試詳察之彼果何如人也梁瑤之營幹雖因章
僑之言而暫止然實啓其端矣自是肪託
左右夤緣　宮掖以圖委用者皆由此以施其引
伸蹤濬之術致令差官之
令言請必出而莫之挽回臣按瑤之擅啓弊端雖諱

詔書欽

陛下斂衆怨為　朝廷生厲階誤國殃民背公狥利

罪可斬也伏望

陛下常懷民惟邦本之心重念民窮盜起之義所有

差官提督之

命速賜追寢俟後歲時豐稔人民充足再為議行仍

將與璐取田究治以杜貪緣則生民幸甚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等科左給事中等官臣張嵩謹

題為乞止差官織造以蘇民困事近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下數

欲照先年事理請

勑差官前去陝西織造惟復　勑工部另行討處奉

聖旨惟寫勑差官前去織造臣等聞之竊謂此等舉

動皆非

陛下意也何者

陛下御極之初嘗禁革各處織造矣

先帝差去內臣即日取回天下至今稱頌

聖明不衰是蓋洞知差官織造之為地方害也審矣

豈昔知之而今頗不之知耶子惠困窮人主之
盛德也關陝往歲以織造之故廖鸞輩肆爲侵
擾財利兩空怨訕四作賴
陛下起而休養之數年方廻更生之望而又田夷作
梗北虜多事歲輸月餉民不聊生者視昔有加
焉乃復重之以此恐非
陛下之所忍也前此蘇杭織造段疋左右以差官請
陛下既誤聽之矣臣等言之牢執言之竟未之能回
至今尚有遺恨可容再誤耶且紵段猶切於用
而蘇杭爲財賦之地猶或僅可支持羊絨則固
可緩者而關陝土瘠民貧人心悍勁一有不堪

易於生亂况當此憔悴之極乎是誠不可不先為之慮也異時或有他變為計亦晚矣按請者曰惟恐一時取用織造不前其意具若為公也

陛下亦以為職掌則然也殊不知名為假公實則營私不過曲遂欲去者之鑽求而交濟其欲耳使其果出於公則弘治四年正德十一年皆止是齎司禮監揭帖行彼處鎮巡等官織辦其例具在雖非經典猶足為訓何至獨舉差官為說我

孝廟深仁厚澤培固邦家末年差官一節未免為純德之累然其所可法者多矣該監獨擇其累德者為

陛下當遵不亦逢迎之甚哉又曰

四宮供應不敷其意亦真若為公也殊不知窺伺

陛下孝愛之心可以易動故假此以聳

天聽以決其必行之計

陛下偶未之察耳不然則　仁壽宮舊為

昭聖皇太后攸寧之所急於興作亦未為過而

陛下方且以地方困弊採木之官既差復止其視此

舉輕重如何頓乃緩於彼而急於此臣等以是

知此舉斷非

陛下意也夫古之賢君未嘗不以崇節儉為天下先

是故禹惡衣服漢文帝衣弋綈我

祖宗一嘗服布素澣濯之衣豈為勢之不足哉葢在
得已不以天下而奉一人也
陛下動遵古訓躬行素約以勵維新之治百凡玩好
不急一切報罷海内方忻忻然慶幸以謂
聖人在上當日覩太平之盛夫何緣此一二左右而
不保克終之譽切為
陛下惜之伏望
陛下無以得已之請而易節儉之心無以自奉之故
而傷惠綏之政俯從臣等之言收回
成命不必差官如前項羊絨袍服果不敷用乞
勅工部議處經其工費定以數目移文陜西鎮巡衙

門如法督辦完日即使責委人員齎
進既不失
朝廷供應之需而又無累於
皇上聖明之德惟
陛下採納焉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等不勝悚懼懇切之至
嘉靖五年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已差官了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吉棠謹

題為暫停織造以蘇邊民事臣見邸報該

內織染局太監刁永等題稱供應羊絨袍服不敷

奏

欽依差官織造隨該科道交章論奏欲要停止未蒙

聖允仍欲差官臣聞見之餘不勝憂懼竊惟絨袍止

是弘治五年鎮巡官織造一次正德二年差官

未久隨即停止後被太監廖鑾等假此大肆科

取筭及錙銖剝民骨髓至今追思無不蹙額幸

聖明御極

詔革一切得費三四年間疲癃之民方脫横征之厄

依棲舊業而窟崖堡洞十常九空重以北虜在套土魯番出沒甘泉亦卜剌占據青河四面受敵報無虛日今歲買戰馬明年易糧草攻守之計未成倉廩之虛益甚平居無事人有隱憂況今流賊竊發平凉雖擒首惡餘黨尚存亦卜剌壓攻洮境大肆侵掠掣兵防禦而洮地不產五穀全靠腹裏雖銀一錢止糴糧七八升民經評買破家幹運供應不前外迫於搶擄內迫於鞭糧勢若水火人心驚惶此正所謂門庭之寇腹心之疾萬一其患不止不獨臨鞏可憂雖八達不得安枕而臥也當此困極之時止宜[illegible]一

息如意愛養乃復差官織造以增一番之徵求
啓百孔之漁獵臣恐貧民甚有不堪其苦者矣
陛下亦嘗垂念全陝特復總制節發京儲銀數十萬
兩接濟軍餉以裕民力至於差官織造獨不暫
為停止臣固知非
陛下之本心也且今西征將士枕戈而卧茹宿而食
臣仰窺
陛下雖有絨袍亦當自服之不安頃乃務要差官織
造重耗財力疲瘠之民何時得蘇伏望
皇上憫念時艱俯就衆論收回
成命停止差官或暫命鎮巡衙門查照舊規減半織

造或待邊患稍寧照舊舉行庶全陝之疲民霑
用一緩二之恩各邊之軍需無頓此失彼之患
惟復別有
定奪等因題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韓奕謹

題為停止織造監臣以止地方搖動事臣等謂保

天下不難在順萬邦以荅天心積久成化循行

無替自能居高不危持滿不溢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萬世一日誰能禦之臣等又謂安人心亦

不難在就其所欲止其所惡積成保養真如父

母則天下萬邦莫不雍雍熙熙樂其有父母之

德慼尤不作大小附順舉天下皆知有聖人雖

田夫野父不鮮人事亦莫不傾心引領願輸賦

稅願為聖人氓誰復慼之臣等在兩浙地方遙

聞

皇上欲遣監臣二員前往蘇杭等府監督織造自此風一開則浙之人士不限遠近莫不驚惶呼動騷然不安臣等亦自相顧望因悼嘆往昔今復使人畏懼如此甚非所以安人心也況昔者聖王之治天下往往即其民之所不安者而晝夜勞思慮廣咨訪而圖以安治之至於宮室車馬衣服飲食每自損抑不欲過焉即今蘇杭地方連遭水旱田野蕭索官司苦催科之難軍民患轉輸之苦田野多失種之民桑社有停機之嘆道路多餓莩之屍郡縣報困貧之盜民不聊生日甚一日哀乞賑濟聲振道路臣等實不忍聞

若使三代之君值此窮苦固有寢不就安食不
暇暖而思以祈天恤民以下荅群情更肯厚身
棄衆以重貽民患也哉仰惟
明明天子龍飛在上凡往時一切不度之政幸已革
去天下方望其仁政深厚積久培養漸以蘇息
數十年慘惡窮竭之傷今復如此凡在地之民
不問賢不賢皆曰是虐吾民死地也臣等竊謂
祖宗以來
聖聖相承萬國朝貢四夷來王故自王宮國都以及
閭巷雖尺地一民至於婦人女子亦莫不皆知
尊君上春不敢廢蚕秋不敢廢穀臘不敢廢毛

雖負日得暄嘗味得芹茍適吾意即務為忠思為一獻況當

聖人御天煒煒龍袞誰敢不用心耶但織造之臣差不差臣等未知之即其官司之愁科斂軍民之愁擾害怨望沸沸事甚可慮

陛下未差而能止之即有聖人觸機之明既差而中收回之又有聖人納諫之美若欲必差亦且暫收 成命待地方寧息時歲豐稔再與

廷臣計議可否以為行止又得聖人酌時用中之道此臣昧死瀆告者斷非敢欺誤

陛下也人皆謂蘇杭財賦之地素號富庶臣等備

巡訪雖往稱殷富加以正德年間群惡兇慘所

家資罄廢至今尚無完業為人君上者不顧市

民愁慘不恤人言搖動仍蹈前非恐方來之事

大非計國之善也臣等眼見各處地方不寧河

南如永城縣歸德州南宿州一帶南直隷如淮

揚鎮江蘇松崇明一帶浙江如杭嘉寧衢一帶

俱見今盜賊竊發不通道路此時正宜息盜安

民以培養根本重地臣等竊謂凡此皆不暇及

也臣等身歷其地有所咨聞不敢自默故不避

斧鉞之誅昧死聞告仰惟

赦罪俞允

特賜停止以止東南搖懼之心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視京城南京山西等道監察御史臣吳瀚等

謹

題為停止差遣以蘇民困以回

天變事臣等仰覩

陛下踐祚以來四方奏災異者無慮數百疏然皆未

有如東南之甚且久者蓋自紀元初年七月間

即有風潮之變風潮之後繼之以大旱大旱之

後繼之以霜雨咎徵迭見幾二載于茲矣恭惟

陛下詔諭臣工同加脩省通者

軫念窮民差官賑濟甚盛心也以

陛下之敬

天如此勤民如此以之底豫
天心殆無不可夫何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復
有地震之變越二十六日戍時分迅雷大電雨
傾如注至嘉靖三年正月初一日地復震動以
雷電交作於窮冬之月坤性失寧於方春正旦
之辰是又天變之尤者臣等仰而思之莫得其
故近聞邸報見奉
欽依差內官二員提督蘇杭織造臣等不勝駭愕然
後知天變不悔禍無足怪也何則東南之民自
罹災異之後枕籍而死者不可勝數雖以京城
人都之中餓殍載塗無日不有臣等暫令訣撫

兵馬及地方總甲人等逐日掩埋夫以城中如
此城外可知矣江南如此江北可知矣
陛下念此災傷之處哀此凋瘵之民賙恤保護猶恐
弗及況可差官為提督之舉當此時此地而有
此舉臣等不忍見不忍聞今日之民如久病之
餘元氣索然動履飲食之間雖百方調攝猶恐
弗濟若更投之以毒藥加之以挫折幾何其不
憊且斃也若差官之
命果行則沿途供費騷擾寔多至於挾
朝命為營私之地假　進奉為漁獵之媒東南之
民益不堪命矣夫差官賑濟為何心也差官提

督為何心也幾微之際願
陛下加察差官賑濟為何事也差官提督為何事也向背之間願
陛下留神昔者唐文宗服三瀚之衣當時柳公權猶有不足之意其言曰陛下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仰惟
陛下聖明遠過文宗萬萬今乃惓惓於織造舉者[illegible]等知其非
陛下意也此必左右為自私之計以誤
陛下耳即今民困未蘇

天怒未解臣等顧
陛下痛加脩省如成湯之素車白馬儉於自奉如大
禹之惡衣菲食差官之
命速賜追寢所有織造一節就令彼處官員提督庶
幾民困可蘇
天變可弭矣
嘉靖三年正月初四日題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等科給事中臣解一貫等謹

題為停止差官以安地方以塞弊源事近該工部

題稱看得

內織染局奏要查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請

勅差官前去蘇杭等府織造伏望

皇上念地方災傷恤民艱苦仍

賜停止不必差官奉

聖旨這龍袍等件既急缺應用照先年舊例還着該

局差官二員前去提督織造寫勑與他欽此隨

該本局覆題點差左太監吳勲少監張志聰幷堂

長十名舍人一名家人五名於兵部討文書馳

驛前去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驚歎豈
上用服飾真有所不足而差內臣往督豈真出於
陛下之本心哉意者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
陛下未之覺耳臣等仰惟我
祖宗列聖之時或御補綴之服或着布素之袍敝垢
不換則曰自念惜福澣濯不嫌則曰非為矯飾
當時未聞差內臣織造也亦未聞患服用不足
也 憲宗 孝宗二帝盛德大業可以法萬世
者不知其幾只此一事一時偶權宜行之亦非
真欲以為萬世 聖子神孫常久法也人猶恨

當時群臣不能直言極諫用使後人之奸貪得以藉口追至正德年來權奸用事日肆征取內臣千方營幹希隨百計誅求織造之弊於斯極矣幸遇　聖明御極凡取物買辦燒造一切害民之政剪除殆盡而織造之差亦首先停止蓋不獨浙民受其福天下之民皆受其福也

詔下之時如霖雨於大旱之後人無不稱其便雖有憸邪如鼠伏於深穴之中亦誰敢售其奸臣民延頸皆想望太平甫及二年有餘不意今復有此差官織造之舉豈前日愛民而今遽害民耶抑豈前此二年服用有餘而今歲遽不足耶又

豈前日
詔書懇切如此為民而今日豈肯自食之耶是必宦官欲行侵漁科道諸臣等謂左右奸貪假公營私以濟其欲者此也今四方災異迭興水旱頻仍饑殍盈途生意已盡兩浙倭寇為患地方所傷多矣弊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陜西之織絨江西之燒造各省之買辦採辦各府之管店管庄紛然而起信有如臣原所言者矣臣等待罪言官誠恐民窮盜起因是激成大變雖萬死何贖伏望
皇上念百姓之艱難法

祖宗之儉德納言官之正論斥左右之奸邪收回
成命俯從該部所議不必差官如果不足但
勅該局先將緊急　上用袍服開出本部行浙江鎮
巡府司等官令其議處實辦解來
進用尤望
皇上一遵
祖宗良法美德不必曰正德年間事例固不可行而
成化弘治年間事例皆可行也則我
皇上與
祖宗帝王同德浙民亦得以安生而不被其荼毒禍
亂亦可因是以止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浙江等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郝杰等謹

題為重　明旨慎差遣以廣　仁恩以隆

聖治事本月初七日該司禮監太監滕祥內官監太

監李芳傳奉

聖諭着內官監太監李佑與同撫按官照依御前發

去原樣織造如法細膩鮮明不許踈怠違背有

了的陸續解進寫勑與他工部知道欽此續又

該本部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諭了如何又這等說着遵行寫勑與他上

緊去欽此臣等仰窺　聖衷無非以織造衣物

御用彼歸或恐造作諸工罔稱 上意故特
命中官責成專理也臣等敢不仰承
德意而復為是冒昧以瀆
天聽也哉但以為 朝廷通風動四方之原而政令
為鼓舞萬民之術恭惟
皇上臨御之初首須 明詔特召南京蘇杭織造等
臣俱即回京是以 宣布之日遠近傳聞莫不
謂 聖心軫切民瘼首釐弊政舉欣欣然思見
德化之成也今歲時未久 詔墨尚新德意綸音一
旦靡格是
陛下之令將不自信於天下矣矧 登極之詔

新政所關先後異同法難遵守帝王畫一之政恐不如是也且臣等恭覩

陛下即位以來銳意太平虛懷嘉納銀鮮充貢特

旨即停遣使監營閹言報罷是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百姓也邇何以織造之故不思踐其

明詔而遠遣中官復勞東南之赤子乎況撫按各官咸有地方之責者若

陛下專責二臣俾其幹理則隨事效忠人臣之分也孰敢不為

陛下進解以時造作如法而自負　明命也耶此固事之所可已者也蘇杭等處賦役告煩邇年以

來困踣特甚今殘喘未蘇督造復徃
乘輿服御所用不多而工役科派所費必衆且
禁闈近侍聲勢尊嚴大小有司奉承恐後一應財
物均係脂膏愚民無知必將以爲
陛下之惠不終于天下也一事之微重違
恩詔之大寧非
陛下之所當留意者乎此臣等所以不忍緘默而冒
昧陳之也伏乞
陛下俯納愚衷收回
成命仍將應織等物專責彼處撫按等官欽遵
御前原樣如法織造陸續上　進庶

聖恩得以久霑
詔旨不致中廢而
帝王克儉之　盛德復見於今日矣
隆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工部知道